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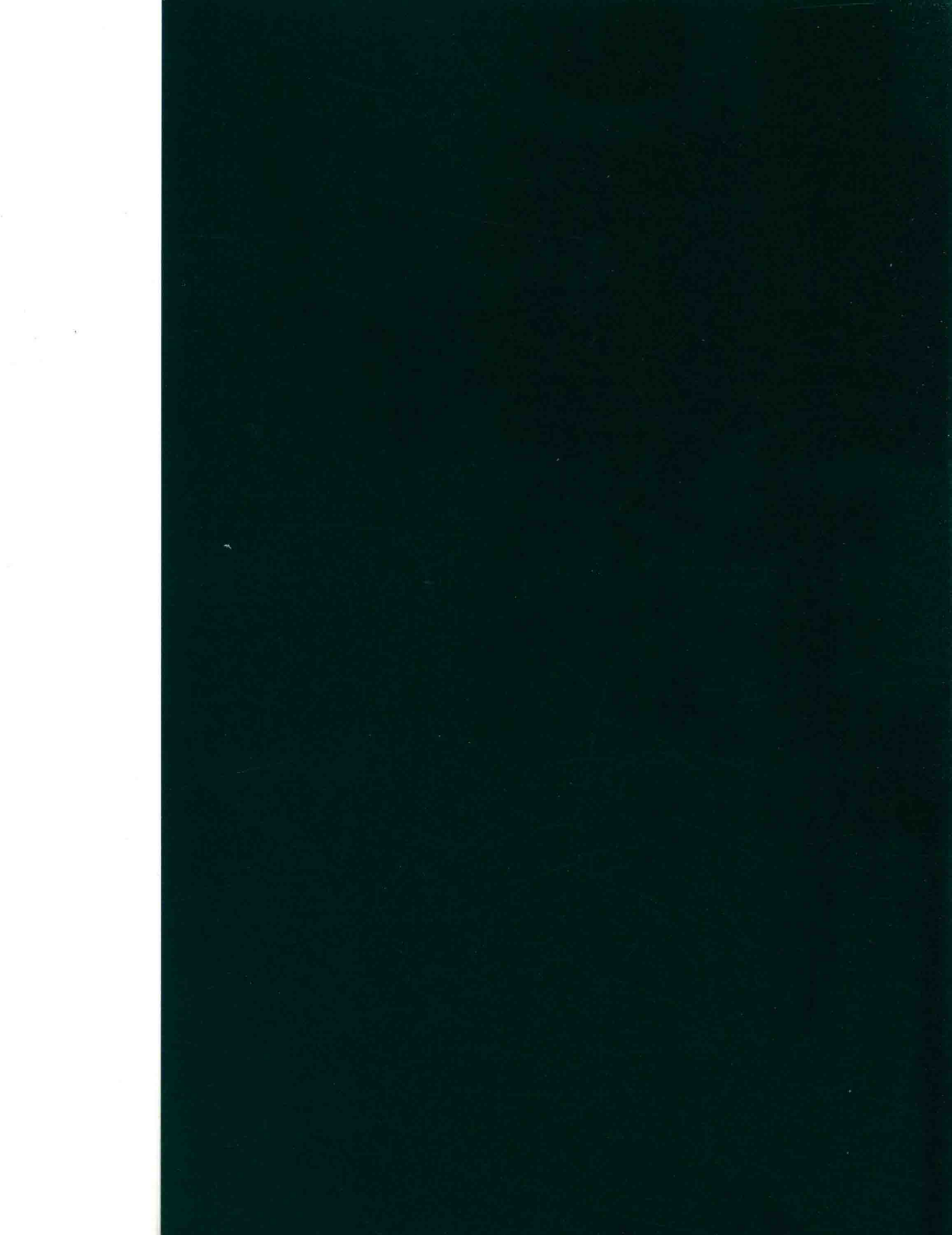
大观书巢

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阿苏卫

六环国际技术区4-2-8

邮编：102211 电话：13641319161 13439831639

电子邮箱：czyqzs@163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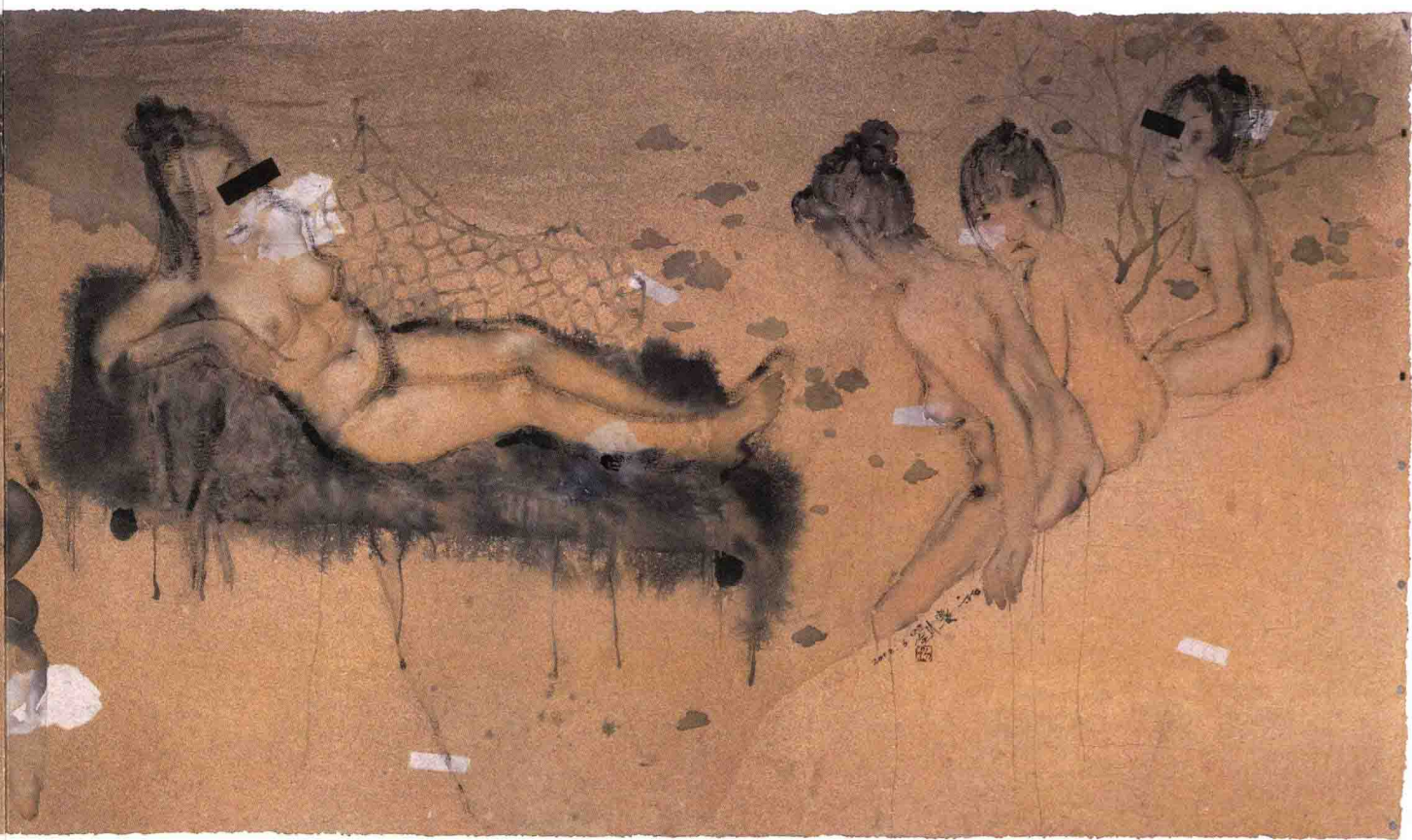


龙班 90cm×600cm 纸本水墨 2013















名胜 150cm × 1005cm 纸本水墨 2012



心迹

## 心迹

文 / 刘庆和

小时候曾立过怎样的宏图大志，如今已记忆模糊了，只记得我所生活的城市里夏天热，冬天冷。夏日里海水倒灌，饮用水开始咸了起来，往水里放糖、泡茶也无济于事，每天吃的是咸饭、咸粥、咸馒头，到远郊寻觅山泉，大大小小的塑料桶挂满自行车。冬天贮存大白菜，一趟趟地往家里扛。日子过得飘飘的，与别人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什么期待，倒是上学的路上有我感兴趣的事情要做。那是一条需花费半小时走完的路，路两旁有不少废弃生锈的工厂铁门，我用粉笔画满图画，有文字脚本且具连续性的画面。同学们一路走来，嬉笑怒骂忘掉路途劳累。渐渐地有人来命题，有人加旁白注解，甚至发展到对仇人进行人身攻击，因此时有混战发生。事端是由我引起，所以一有“运动”需要有人画漫画我就被招来。我荣幸地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，评水浒运动及粉碎“四人帮”等重大事件，绘画技巧在运动中得到了锤炼，以至没有运动我就失业了。如今我的职业是教师，教的仍然是画画，这是我最称心如意的事情，但我已经不习惯在废旧的铁门上画了，我们有严格的教学大纲，态度端正，诲人不倦。

比较而言，回忆是奢侈的。当饿得发昏时，眼睛看的仅仅是餐桌和碗这般距离，看不到更远，更何况当年和未来。现在能把当年的事儿拿出来晒的人已经很多。小时候的我到现在的我，这当中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可圈可点的也不多见，总是乏善可陈。如果用一字来形容我的少年时代，就是“闲”。闲得没功课做，闲得无处惹事生非，闲得找地方乱涂乱画。如今这座城市比以前要整洁多了，一口痰也值了钱，涂鸦早被视为不文明行为加以约束，因此断了许多艺术家的成才之路。与当年我那帮游手好闲的哥们儿比起来，现在可以说是一派学习好景象。每个成功的画童背后都有一个坚定而实力的后援，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。除了大量的石膏像，大量的纸、笔，还有学术权威在前方纷纷展示前程，我们什么都不缺了。什么都不缺了，绘画还能满足我们什么欲望呢？有欲望是因为和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一切都能信手拈来，也就再也找不到当年那几扇铁门和那帮儿喜欢接下茬儿的观众。我们的幸福生活已经过得如此奢侈。

最早发觉我忙于“闲”的是我的父亲，他老人家告诫我，懒、馋、占、贪、变五恶之初就与休闲有关，一直到最



在铁环艺术城工作室 2007

后发生质变。老爸言中了，假如我的生活也可称作艺术人生的话，“闲”的确是最初的构建，好在后几个恶习，我虽已靠近边缘，但都擦肩而过。我是怎样重塑自我的呢？当年以闲在自居，不小心踏入所谓闲在的行业，如今却以恶补的方式把生活填了个结实。当年享乐思想作怪，追求休闲的我却一步步地走入劳累，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我这种血型的人就是不懈地追求完美，哪怕搓一块抹布如果不彻底干净也难以入眠。

我对生活和艺术态度严肃认真由来已久，这不仅表现在曾有过的抉择和不肯平常的努力，而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我对于兴趣取向的纵容和夸大，以及一个追求一本正经、惧怕一本正经到厌恶一本正经的全部过程。反映在中专时期，对于工艺美术专业的吞咽吃力，消化不良；在工厂对于生存状态的忧虑和对于改变环境的渴望；大学期间，对于连环画专业日渐商业化以及技术烂熟的厌倦；直至研究生时期，对于中国画远离生活真实、一成不变的套路样式的不屑。由此可见，严肃认真就会出现反差，事与愿违地贯穿在每个阶段性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。巴望如鱼得水却是水土不服，这就注定了我的身体是一个主观上积极响应，但又自然排斥的矛盾混合体。心理和生理的作用，不知哪个方面何时、何地占上风，以致心情无法稳定，无法脚踏实地的依附于现实中的井然有序，可我的骨子里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，这就让我在迷信和自信里、幸福和疼痛中苦苦挣扎。



父母亲的婚纱照 1953

我的身体已今不如昔，这是我不情愿又无奈之下想要说的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成熟伴随着衰老一起悄然开始。许多曾经有过的发问，许多来不及做的事情，都由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想着、做着。我已经能够静观舞者、按捺激情、脚下轻轻合着音乐节拍，心安理得地看着年轻人快乐成长。成熟和激动交错出现在我这不老不小的躯体上，我——放弃了当年的誓言，再不肯出人头地超乎寻常。

成长的年代誓言不绝于耳，豪言壮语响彻大地，大师本该辈出，只因相互不能承认。这种拜托别人成全自己的方式，断送了我成为什么的可能。没有大师的艺术世界，该是盲目的世界，愤怒的我夜不能寐，转一天，太阳照常升起，这让我彻底平常了。

实际上我的平常心一直在经受考验。二十年前中专毕业，面临分配工作，留给我的是两条路可选择：洗衣机厂和大头针厂。在十字街头，我迅速思索做出判断，这应算为我人生的第一次不甘寻常。事实证明，把一个学习过三年工业产品设计的人改造成工人易如反掌，其收效是不胡思乱想，饭量大长。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拿着31元工资面对老妈时激动的情景，以至于忘掉了洗衣机和大头针有何区别。不久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专业对口的设计工作：将徐悲鸿的马镫刻在纸板上，然后由工人喷漆镫在洗衣机上。我可以工程师的身份在车间里背着手走来走去，那是一段被领导提拔重用后的幸福日子。1983年的夏天又是一个不平常，我终于被允许参加高考，奔走于京津两地，收到了两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最后做了一次重大选择到了北京。时至今日，我也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个高度回望在工厂的日子。工厂的劳作是辛苦的，心态确是休闲的，工人师傅可爱又狡猾，劳动的情景距离今天已非远非近。



消夏图 67cm×53cm 纸本水墨 1999 齐玉霞（母亲）

我有时想，当你熟悉的人走来，听其脚步声能判断出习惯特征，但你能观测到隐遁在背后的思路 and 个人的私密取向吗？埋伏在内心深处灵动的轨迹，被可见的忙与闲覆盖着，忙与闲就很难规划到人的积极或消极之中。忙时的头昏脑胀，闲时的晃悠悠，相互交替地包裹着我们的躯体，使心情总处于对另一种状态的期待之中。因忙而累，因闲而虚，难说哪个状态对身心更为有利。也许所谓最佳状态莫过于期待。从懒散恢复到工作状态，如同昏睡后醒来。这当中不是自觉反省，倒是依靠陶醉似的自我欣赏而渐入佳境，才能把当前与以往的状态衔接起来，形成惯性。按道理说，剖析自我有利进取。而我每一阶段都觉得是无法超越的，因此而固步自封，这表明我对期待尚不够迫切。假若洗心革面是否会进步许多，不得而知。一步跨入成功行列还将面对失落，在这轮回的风轮上，我们身处何处，何时停靠，让我累得懒得深入思考下去。

当回顾可以十年的时间划为段落的时候，人已届不惑，还有多少可以前瞻呢？这个时候，我自诩为勤学好问的良好品德也难得坚持，生怕陷入求医问药、不耻下问的卖弄状态。人生总要发问，生存的意义或给别人能带来什么等等。溢美之词留给自己好对自己心存感激。比如，我一直为自己的艺术天赋因何附体而不得其解，这个问题一出现就给理解增加了难度。好久了，我一直在这种无从解答的心情中，觉得某种神奇的东西不经意降临到了我身上。从小到大，我一如既往地向上级填报着出身，父亲：店员；母亲：医生，没有迹象显示我艺术人生的理由。直到有一天，70岁的老母亲神秘兮兮地捧着一叠画好的画，才让我消除了多年的疑虑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我只是



环铁艺术城工作室一角 2008

有些惋惜，老妈本该是一画坛高手，却隐匿这么久，见我  
已上路，才笑盈盈出手。我认为我的天赋不过是在她那里  
秉承了对事物的观察和想象力罢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任凭  
它大胆地谈论艺术创造，谈论艺术人生。

难以忘怀在母亲最后的几年里和她一起交流切磋的乐  
趣。随着挽留人的生命的努力，隐隐约约把我带到了个  
幻觉的世界。我们都是些什么生物，来去本是自然不过，  
却扯断肝肠。让我拉着她的手，看着她的脸如面对一面镜  
子。一个病人膏肓、面容憔悴的人，眼神依然直指人心。  
我端详着她，同时也在揣摩自己：一个容易义愤填膺又给  
自己退却找出恰当理由的人；一个对着镜子观察自己为何  
变得消瘦又发胖的人；一个神经过于敏感四肢略显迟缓的  
人；一个没脱离低级趣味又妄想追求纯粹的人；一个充满  
了理想又被现实缠身，发誓坚强又唯唯诺诺的人。总之，  
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混合体。生命如此让人眷恋而宿命的眼  
光又可以把任何物体洞穿，让痛苦和矛盾、多虑和善感合  
成为一种叫作“重量”的东西，压抑在我那轻率且浮躁的  
心上，附着在笔端，让人不识好歹，难辨酸咸。难道弱点  
与优点始终相伴，纠缠在一起难以剔剥开来……我有时少  
言寡语，有时絮絮叨叨，在呼啸而过的车旁保持着一点点  
定力，周围已难抓到牢靠的物体，于是随它去吧。

所谓艺术人生是开始呢，还是改写呢，冥冥之中似有  
苏醒的东西在周围浮动。老妈在豁达乐观地看着她的延  
续。在这恰逢她离开人世两周年之际，我竟忍心翻开旧  
账，或许就算是自问自答，或许就是与天的一次交谈吧。

